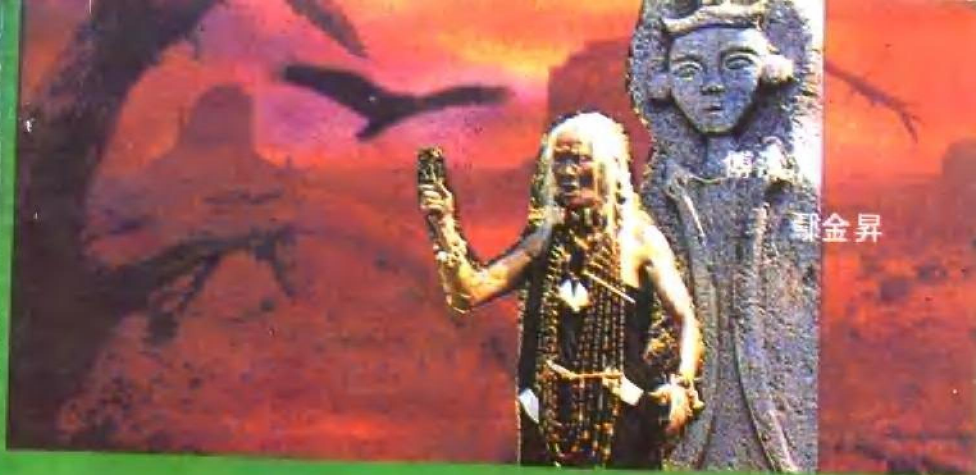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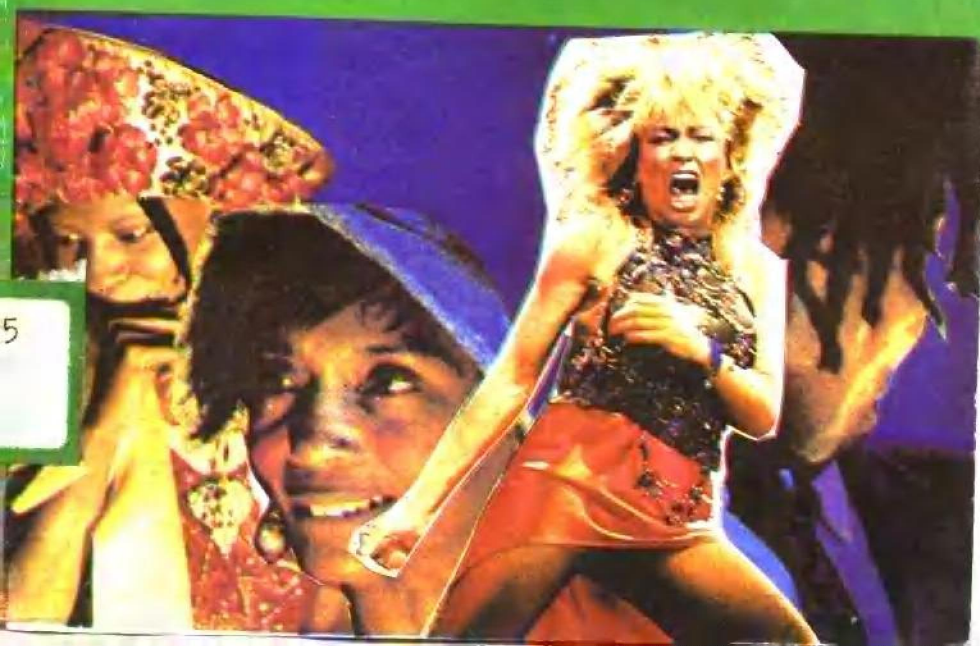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傅海
金昇

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系列

药王庙里疯女人



5

药王庙里疯女人

傅汉清 鄢金升 著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广西柳江造纸厂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9.5 插页 2 字数 200,000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—5,000册

ISBN 7-5407-0518-3/I·383

定价: 3.70元

庙里

傅汉清 鄢金昇

疯女人

潘 敏

TRADE
MARK

(R)

6 1/2

“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系列”编委会

主 编 陈 钧

副主编 邓小飞 穆 舒

编 委 薛 汕 贾 芝 端木蕻良

刘北汜 陈 钧 邓小飞

穆 舒 李 侃

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系列

银河天使（长篇小说）	汤子文
药王庙里疯女人（中篇小说集）	傅汉清
	鄢金昇
风流债（中篇小说集）	杨宇心
鬼姑释仇记（中篇小说集）	唐宗龙等著
硝烟谍影（长篇小说）	刘秉荣
复仇女人（中篇小说集）	汤子文

目 录

药王庙里疯女人	(1)
挂着红彩球的囚车	(52)
魂系金龟	(104)
野夫妻	(154)
癫医传	(209)
喋血洞房夜	(239)
退伍兵的婚事	(269)

药王庙里疯女人

雪光疑影

1933年隆冬的一个天寒地冻的深夜，江南药圩白鹿镇夜色沉沉，朔风凛冽，平日浪花飞溅的赣江，滚动着墨绿色的江水默默地向东流逝，长年累月飘散着中草药香味的白鹿街，也是黑灯瞎火，行人绝迹。整个白鹿镇到处阴阴森森，晦晦暗暗，犹如一只被射死的白鹿，僵硬地躺在寒冷的雪光里，一动不动。

更令人生畏的是那座落在镇西北角、赣江边上的药王庙的樵楼，在惨白的雪光里，恰似黑无常般耷拉着黑魑魑的巨大脑袋。

“咣……咣……咣……”

樵楼里，沉闷的更鼓缓缓地响起，死寂寂的白鹿镇又凭添了几分阴森恐怖的气氛。不一会，大码头边又传来几声凄厉的犬吠，冲向夜空，跌落江中，随着呜咽的浪涛，向四方扩散，令人胆战心惊，毛骨悚然。

就在这凄厉的狗吠中，只听一个沙哑的声音压着嗓门叫

骂起来了。

“娘的！爬下去……爬下去……不要打哆嗦，暴露了目标，老子枪毙你？”

这叫骂声，听不出是从哪个阴暗的角落里传出来的。叫骂之后，便是一阵阵“嗦嗦嗦”的倒伏动作，压得冻雪“吱吱喳喳”地直叫，同时还夹带着一阵阵牙齿磕牙齿的颤抖声，就象在吃炒豆。

“他妈拉巴子，这么冷的天……”

“他娘的搂婆娘，爷们抱雪……”

“别作声！注意，有条影子……”

果然，有条影子，一条灰白色的影子，象天神下界似地突然出现在赣江拐弯的河岸上，随即机敏而又沉着地向码头飘然而来。

灰白色的影子，穿着灰白色的裤褂，警觉地向四周看了看，“啪”地投出一块石子，见没有什么动静，便猫着腰，一口气蹬上了二十四级麻石砌成的大码头，闪身过了望津楼，朝白鹿街疾奔而来。

忽然，“嘟嘟”地一阵警哨，有如夜半鬼嚎一般惊人。紧接着，早埋伏在白鹿街两侧的警察，象龙卷风似地拔地而起，向灰白色的影子猛地扑了过去，疯狂得象一群见了腊肉的凶残的饿狗。

顿时，呼叫声、脚步声，枪枝的撞击声，响成一片。

“抓活的！抓活的……”外号叫“糊涂虫”的警察局局长胡德群，摇着冬瓜肚子，挥舞着手中的德国二十响快慢机嗥叫着。

灰白色的影子，遭到这突如其来的袭击，不由得打了个

愣怔，眼看就要被“黑狗子”们围住，忽然只见他一闪身，往后一倒，机灵地就地一滚，象个地雷公似的朝离自己最近的一个“黑狗子”身边滚去。吓得那个家伙怪叫一声，双脚一跳，让开了一条道。就在这些黑狗子愣神的瞬间，灰白色的影子，闪电般一跃而起，一拳击倒了另一个冲过来的“黑狗子”，闪身钻进了一条黑古隆冬的小巷。

“抓住他！抓住他……别让他跑了……娘的，快给我追！”糊涂虫胡德群见灰白影子从警察们的鼻子底下溜掉了，气得眼冒火花，双脚乱蹦乱跳地吼叫着，真恨不得举枪崩掉他娘的几条无用的黑狗。

“黑狗子”们见顶头上司发了火，哪个还敢拿脑壳开玩笑，霎时象被捅了窝的蚂蜂，乱纷纷地涌进了那条小巷，一边跟在灰白的影子的后面穷追猛赶着，一边象嫁娘们的下嚎着：“站住！站住……”一直追到了镇西北角的药王庙的山门口。

“报告局座，那……那条影子突然……不见了！”瘦猴般的警长王志忠“啪”地一个立正，提心吊胆地报告着。

糊涂虫听到报告，满脸横肉胀得血红，翻着死鱼眼，一口不罢一口痉挛呼吸着。好半天他扭亮手电筒朝四下照了照，忽然他鼻子一歪，嘴巴一咧，禁不住“呵哈哈”大笑起来，笑得“黑狗子”们一个个成了傻瓜蛋似的望着胡局长，不知他的闷葫芦里倒底装的什么药。

“弟兄们，这是一条死巷道，这家伙跑不了啦！一定躲在药王庙里，哈哈，五百块袁大头的赏钱，给弟兄们每人发五块去逛逛窑子！”糊涂虫此刻一点也不糊涂，他得意地挥动快慢机朝药王庙一指，又吼叫道：“给我搜，抓住活的赏

十块！”

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一句空话也使黑狗子们陡然来了精神。他们一个个乐得象得了癫狂病，你挤我搽，手舞足蹈，有窑子逛，那个还顾得冲撞药王菩萨呢？只听一阵嗷嗷乱叫，几十个警察潮水一般地涌进了庙门。

顿时，黑洞洞的药王庙里，晃动着十几束惨白的手电光柱。

突然，药王菩萨身后传出一声令人魂飞胆裂的怪叫。十几束光柱，象十几把尖刀一样，鬼使神差般“嗖嗖”地一齐刺向那个发出怪声的角落。一道道惨白的光环，罩在一张惨白的脸孔上。

那张惨白的脸，反射着一对森人的目光，一眨不眨地圆睁着。活象两道闪电，把几个趋前想抢双份赏钱的黑狗子吓得抽着凉气，惶惶地倒退了好几步。

手电光里，只见那张惨白的脸一晃，把一缕乱蓬蓬的长发往前额一甩，“呼”地一蹦而起。

“报……报告局座，原来……原来是个女的！”王志忠一步三跌地跑到庙门口，结结巴巴向把守着山门的胡德群报告说。

“什么？是女的！”糊涂虫一听，不相信地腆着大肚皮，一摇一摆地走到殿堂里，扭亮手电筒，将那个被乱发丝网住脸盘的女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，也不由得暗暗吃了一惊。娘的，明明密报上说是二十多岁的男子汉，怎么转眼变成个披头散发的母夜叉呢？

那女人，见摇船似的摇来了个大肚皮，她伸出双手，扒开乱发，眼睛一闪，扬起笑脸，扭扭捏捏地朝胡德群走了过

来。“嘻嘻……嘻嘻……”似鬼笑，如狼嚎，笑得杀人不眨眼的警察局长糊涂虫的双腿也不由自主地直打颤。

“报……报报报……报告局座，她……她……她她……她是……是个疯女人！”瘦猴警长见那个女人嘻皮笑脸地向胡德群走去，忙惶惶不安地喊叫起来。

糊涂虫一怔，这才省悟到身边有十几条快枪，难道还怕一个疯女人吗？他傲慢地将大肚子一挺，举起手中的快慢机，“砰”地朝空中打了一枪，又威严地瞪着那个疯女人，吆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谁知，那个疯女人毫不胆怯，两只似笑非笑的眼睛，依旧象夜空中闪亮的星星，定定盯着装腔作势的胖局长迈动着脚步，就在那白森森的手快要搂着胡德群时，又见她蓦然一转身，双脚一踮，轻飘飘地跃上了神龛，“嘻嘻哈哈”一阵狂笑之后，猝然又将脸孔一板，一双闪着寒光眼睛逼视着神龛下痴痴发愣的警察局长，尖声尖气地唱将起来：

“我是九天玄女娘娘，尔等是何妖魔鬼怪？还不快快下跪参拜！天兵天将，猪八戒，来呀，给我通通绑起来，剥皮抽筋下油锅！快哉……阿弥陀佛！快哉……”

糊涂虫真如受审一般地痴呆着，死鱼眼也直勾勾地一动不动。他猛觉得一阵心虚，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，但，他到底久经世面，见多识广，他稍一镇定，举起手枪。“砰！砰！砰！”一个连发，象饿狼似的咆哮起来：“娘的！看是你剥我的皮，还是我抽你的筋！来呀，管它疯的癫的，男的女的，抓起来给我带走！”

冷得龟缩着颈脖发抖的狗子们，听得胡德群下了捉拿疯女人的命令，一个个又来了精神，将枪一横寻开心地涌向神

龕，七手八脚地扭住了那个脸色惨白的疯女人，“嘻嘻哈哈”地就要往神龕下面拖。

正当众黑狗拖得开心时，没提防疯女人的劲有那么大，她随手一甩，甩得众黑狗跌了个七倒八歪。

药王庙樵楼上沉闷闷的更鼓又响了，凄厉的狗吠声中，只见疯女人昂首挺胸，双目如炬，纵声哈哈笑着，一扭一捏地出了药王庙……

九天玄女

疯女人被黑狗子围着，你拧一把，他捏一下，嘻笑怒骂、动手动脚的比逛窑子还惬意。一路上推的推，拉的拉，推推拉拉向座落在白鹿街东头的警察局走去。

“娘的，这疯子的长相还真不赖呢！”

“那当然，九天玄女呗，嘻嘻……”

“真新鲜！抓共产党抓到个女娘娘，造化，造化……”

“玄女娘娘”不肯走，嚷着要到天上去见玉皇大帝。

“见玉帝？老子叫你去见阎王！”糊涂虫腆着大肚皮，窝着一肚子火，一摇一晃地跟在后面叫骂着。他不相信她真的是个女疯子，又不十分相信她真的是共产党。折腾了大半夜，要是抓了个替死鬼才不合算呢！好在是个女的，即使不是共产党，一逼一刑，再弄两件好衣服一打扮，卖到窑子里也值百十块钱……

正当糊涂虫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忽然见白鹿街的麻条石路面上，一辆中吉普军车，呼啸着迎面急驶而来。那两盏耀眼的车灯，刺得众黑狗的眼睛都睁不开。

糊涂虫刚要发火，中吉普“吱嘎”一声，在离他三步不到的地方停了下来。

众黑狗如临大敌，一个个紧张地端起了手中的枪。

“妈的，还不将枪放下，国军司令部的专车也认不出来啦！”

中吉普的车门“啪”地打开了，五、六个戴着执勤袖套、全副武装的官兵跳下了车。其中一个腰插手枪、身着上尉军服的青年军官，趾高气扬地用手掀了掀大盖帽，喝问：

“喂，你们谁是头？”

站在胡德群身边的王志忠，一看对方的派头，忙一躬身，迎上去介绍说：“长官，这位是我们的胡局长。”

“知道。”上尉军官鼻孔唔了唔，掏出一张公文，“莫团长吩咐，请胡局长连同抓获的人犯，到司令部走一趟！”

“什么？老子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抓到的共产党，他莫迫虎想夺去！”糊涂虫嘴里不敢说，心里直嘀咕。不行！他不过是当地的驻军，老子才是城隍庙里的土地神，抓个共产党他也要插手，管得真宽！

上尉军官象是看透了糊涂虫的五脏六腑一般，打了个哈欠，掏出打火机“卡嚓”点燃一支白锡包牌香烟，也斜了对方一眼，愀然作色道：“胡局长，莫团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。要是贻误军机，你担待得起吗？”

唉，官大一级压死牛，披着老虎皮的中央军没本事打共产党，欺压当警察的可真有两手。老子本来咽不下这口窝囊气，不过，眼下这个疯女人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还很难说，即便是，你姓莫的可向南昌“剿总”表功，我胡某人就不能向省警察局要奖么？还有，你姓莫的是奉命剿共的正规军，难

道能在白鹿镇呆上一辈子么？糊涂虫在颇费了一番踌躇之后，终于一挥手对部下说：“将人犯押上车，兄弟们先回局里休息！”

早已又冷又饿的黑狗子见主子下令，各自背起枪一哄而散。几个白匪兵一拥上前，不由分说架着疯女人上了吉普车。

莫迫虎的团司令部，设在白鹿镇东郊的白虎庙内。惨淡的雪光里，白虎庙象一头蹲着的巨兽。

白虎庙里灯光烛火，忽明忽暗，把个本来就阴森可怖的白虎殿映照得如同阎王殿一般。

这时候，五短身材，烧饼圆脸的莫迫虎，正八面威风地高坐在阴沉沉的白虎殿上，面前摆着一张樟木香案改成的临时公案，凶神恶煞的八个彪形大汉，如同八大金刚面对面地排列在公案两翼。看这气焰，就知道这里将要进行一场十分重要而又残酷的审讯。

今晚警察局的秘密行动，莫迫虎知道得晚了一步，他气得直骂娘，于是来了个半途截人的强硬行动。

原来，根据南昌“剿总”的秘密通牒，获悉活跃在井冈山一带的红军，为抢救被国军在第四次围剿中击伤的病员，派了名得力的侦察员下山，独自闯关，越过了泰和、吉安层层封锁，沿赣江东下，想潜入白鹿药圩，企图在腊月初八的药材大交易期间，采购大批中草药，建立地下制药厂，泡制成药……“剿总”的指谕，为配合蒋总裁将要亲自运筹的第五次大“围剿”，消灭红军，对这个侦察员必须全力侦破，及时缉捕，连夜审讯，并及时将审讯结果电告总部。

莫迫虎坐在白虎堂上，背靠着虎头椅，双目微闭，鼻息

如雷。恍惚间，耳听得远处的樵楼传来四更鼓响，仍不见有人前来通报，忽地睁开水牛眼，烦躁不安地跳下虎头椅，“登登登”跨到堂前，一把从地上抓起那条百多斤的镣铐，“铮铮”地抖了几抖，正要朝燃烧着熊熊烈焰的火炉里扔去，忽听得山门口传来门岗的叫喊。

“警察局胡局长押共党到——”

“锵”的一声，莫迫虎摔下铁镣，转身跨上白虎殿堂，厉声喝道：“开审！”

“开——审！”

八大金刚齐声一吼，地动山摇，把个警察局长吓得心里“通通通”地直扑腾。娘的，官不大，派头还真不小呢！

胡德群摇着冬瓜肚，蹒跚地进了白虎殿堂，正要躬身参拜莫团长，又听得惊堂木“砰”地一响，虎头椅上传出了莫迫虎阴沉沉的声音：“带共党……”

“带共党……”

“带——共——党！”

传号声中，殿堂外皮鞋声咯咯咯连响着，只见那个疯女人被匪兵押着，一扭一捏地走进了白虎殿堂。忽然，她一阵狂笑，猛地将手一甩，甩开架着她的两个匪兵，昂起脑壳，挺起胸膛，双目冒火，大大咧咧地走近公案前，真象一个大义凛然、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。

团长莫迫虎微微一震，愕然地直起眼睛。他原以为这个从井冈山下来的共产党，必定是个三头六臂的大个头，这才摆下了这个森严的场面，万万没想到抓来的竟然是个长头发的疯女人。

莫迫虎自我嘲弄地耸了耸酒糟鼻子，斜着眼珠，冷静地

将疯女人一打量，呀！只见她，眉如春柳，眼似秋月，唇如薄雾，齿似玉石，虽然穿一件破棉袄，脚下的鞋子一只棉，一只单，一只穿丝光袜，一只光着脚板，那气质依旧艳如桃李又冷若冰霜，把个堂堂的国军团长打量得青脸突变，虚汗直沁，惊讶得差点叫出声来……

疯女人见堂上的莫团长变了神色，不由得将头一摆，把那一缕蓬乱的头发甩到额前，遮住了半个脸蛋，露出一只眼睛。那只眼睛诡秘地一闭，射出一股奇怪的癫狂的火焰；另一眼睛，却潜藏在头发丝里边，闪烁着一束难以遮掩、压抑不住的强烈的冷酷与才智的光泽。她的那一身不合体的，破旧不堪的衣衫，肉体的香味和衣服的霉气混合在一起，发出一股更加难嗅的气息。她直勾勾盯了莫迫虎有二分多钟，忽然，翩翩地舞起两只长过手臂的衫袖，倏然地跪了下去，叩首朝拜起来，尖声尖气地嚷道：“九天玄女娘娘，参见玉皇大帝万岁万万岁！”

站立两厢的八大金刚见到这个既年轻又漂亮，而又疯疯癫癫的女共产党，忽然面对团长三呼“万岁”，又跪又拜，一个个如堕五里雾中，惊愕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？

糊涂虫局长见这个女人竟敢在莫迫虎面前装疯卖傻，更是又急又怕，他摇船般急步上前一把扭住疯女人，举拳就打。没想到那疯女人反手将他扣住，趁势一下按住他的肉乎乎的脑袋，笑咪咪地说道：“启奏玉帝，玄女娘娘奉旨下界，捉拿妖魔，现已押上天庭，请大帝发落……”

糊涂虫急得两脚发跳，哭丧着脸，气喘吁吁地叫嚷：“报告团长，这疯女人……”

“混帐！”莫迫虎一拍惊堂木，腾地跳下虎头椅，一把揪住胡德群的衣领，劈头盖脸地就是“啪啪”两记耳光，打得可怜巴巴的警察局长眼冒金星，口流黑血，战战兢兢地站在那里不敢吭声。

莫迫虎阴沉地瞟了疯女人一眼，蓦地拖起那条铁链，“锵锵”地往熊熊的火炉里一扔，猛然溅起三尺多高的烈焰，继而他打雷似的吼叫道：“明天，稽查队全体出动，见可疑的人统统给我抓起来！”

疯女人眼珠一转，一甩头发，露牙娇柔地一笑，扭动着腰肢，飘然出了白虎庙……

风云突变

昨天晚上的一场骚动，並沒有给这古老的药圩留下什么异常的痕迹。白天有人闹，夜里鬼叫，两个世界，互不相关，不足为怪。白鹿镇就象做了一场恶梦，随着黑夜的消逝，一轮红艳艳的太阳从阁皂山下冉冉升起。风停了，雪住了，银妆素裹的街市也复苏了，沸腾起来了。从东门到西门，摆摊的，设点的，游方郎中看病的，测字算命的，乃至卖狗皮膏药献艺的，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。那拉腔捏调的叫卖声，吆五喝六的猜拳声，得意下流的嘻闹声，塞满了一条长长的白鹿街。

提起白鹿街的药业，可谓源远流长。传说东汉献帝建安七年，道士葛玄来到镇东南郊的阁皂山上制药炼丹，从此，附近的村民百姓，便逐渐掌握了认药、采药、制药和看病行医的功夫，並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，到白鹿镇摆摊卖药，或

是在街头巷尾，为人施诊。年长月久，白鹿镇便以药材集散和泡制加工而名扬海内。唐代有药圩之说，宋朝有药市之称，明代有药码头之号，到了清初，白鹿镇的药业进入鼎盛时期，光药材行、号、店、庄，竟多达二百多家，每年腊月初八，白鹿码头常是百舸竞流，千帆林立，来自四川的“附片客”，河南的“地黄客”，湖北的“茯苓客”，安徽的“枣皮客”，浙江的“白术客”，福建的“泽泻客”，湖南的“雄黄客”，广东的“陈皮客”，广西的“田七客”，常常留逗三、五月之久。这样，内外沟通，彼此扶衬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全国性的民间药材交易会，一直延续至今。

且说白鹿街西门街口，赣江边上，有一座红砖碧瓦、雕梁画栋的望津楼，由于景色优美，常是富商巨贾，绅士名流，聚会恰谈之处。望津楼下有一块宽敞的场地，那里更是车马如云，人头攒动，恰似千百个蜂房汇成一片嗡嗡的喧嚣。

场地四周，茶楼酒肆，鳞次栉比，场地中央常有走方郎中，摆场卖药，舞枪弄棒，别有一番风情。

此时，只见场地中央，冻雪早已融化，密密麻麻地围成了一个人圈，圈中有个青年后生，正舞弄拳脚，地上摊着一堆狗皮膏药。

那后生，约摸二十三、四岁光景，不高不矮，精干麻利，肩宽腰细，二目有神。身着蓝布对襟衫，索腰灯笼裤，一条白粗布带拦腰捆着，看长相，虽然眉清目秀，那一身骨架却象铜浇铸似的，配上那张清秀的脸蛋，更显得英姿勃勃，仪表堂堂象条闯荡江湖的好汉。

那后生练罢一路猴拳，收住架势，朝四面拱拱手，然后